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規諷

兩漢而下自將相府寺以至州郡率有掾屬從事多自辟召以為佐助其所禮命良在正人是以有知己之義焉有賔主之道焉若乃政或未臧事有過舉或失仁而趨利或憑勢以縱欲則必激切忠告奏記盡規諭以正

道草其非心故從之者不失其令名拒之者或陷於不義布在方册可以明徵孔子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蓋有是夫

漢崔朝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昭帝擢朝為侍御史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

杜欽辟大將軍王鳳幕府時瑯邪太守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便安也持虎符出界歸家奉

詔不敬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謁者自白得告也律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省減也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疑當賞不當賞則予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

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坐免野王

後漢范升王莽時為大司空王邑議曹史王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

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克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

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闗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觧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

後漢虞延陳留人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竒之

彭修會稽人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修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併赦獄吏罪

崔駰為大將軍竇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

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何敞辟太尉宋繇府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奏記繇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埀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盖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宏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

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隮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

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
責深負大上當規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
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
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
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
德豈但子文逃禄公儀退食之比哉缺不能用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
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

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張敞南陽人為郡功曹太守王暢下車奮厲威猛豪右大震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

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仁心賢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悦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内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来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

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
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
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寛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周舉辟司徒李郃府後長樂少府朱倀代郃為司徒舉
猶為吏時宦者孫程等坐懷表上殿争功順帝怒悉徙
封遠縣於是乃勑雒陽令促期發遣舉説倀曰朝廷在
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吴賈之功何以加諸
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

及今未去宜急表之悵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禄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悵乃表諫順帝從之

李固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

無駭以閑利門夫義路閑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閑

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

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

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

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

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絕望可令中宮博簡嬪

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

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欝決雲起貌宫省之内容有隂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數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

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使典兵事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

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
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
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
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
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清其心宜為皇帝選
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
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
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

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黄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

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強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

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户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黄帝歴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州都尉滕撫討斬之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内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

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賔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

蓋勲為漢陽長史時梁州刺史宋梟一作宋泉患多寇謂勲

曰凉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
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
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知學者今不急靜難之
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
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
陳琳為大將軍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
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刧恐太后琳諫

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謗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髙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遵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秖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梁衍為皇甫嵩左將軍長史嵩與董卓有怨卓後秉政

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行說
曰漢室微弱閹竪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
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
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
至尊奉命討逆發命海内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
廹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鮑信為兖州刺史劉岱從事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衆百
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欲擊之信諫曰

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閻圃巴西人張魯領漢寧太守圃為功曹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户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佐天子則為桓文次及

賓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閻象為袁術大將軍主簿興平中獻帝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衣安及二子敞京京子湯湯子逄竝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黙然使召張範

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覇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接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茍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覇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説

沮授為袁紹冀州別駕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氏偏寵愛尚數稱於紹紹亦竒其姿容欲使得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授諫曰世

稱一兎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兎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崔琰為袁紹從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勑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於延津琰復

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於官渡

王修為袁譚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恱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安出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

以横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

魏傅幹為太祖丞相參軍太祖征呉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呉與蜀也呉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直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

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屯之長江之濆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太祖不從軍遂無功

杜襲為太祖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

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龔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閎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龔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龔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

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又文帝為太子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龔謂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悦後乃追思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

邢顒為太祖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

蜀王商為益州牧劉璋治中從事時王塗隔絶州之牧

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

黄權為劉璋主簿璋用别駕從事張松計遣法正將兵迎先主權諫曰劉備有梟名梟即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賔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王此非自安之道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李邈為丞相諸葛亮參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覇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

失亮意還蜀

楊顒為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

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王連為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時南方諸郡不賔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輙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晉荀勗叅文帝大將軍事時魏高貴鄉公欲為變大將

軍掾孫佑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鄢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為輕重今戍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

李憙為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馬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為不可軌不得已從之

江統蔡克棗嵩等為成都王穎官屬陸雲為孟玖所譖

頴將害之統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嚮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太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

當背罔極之恩而向誣亡之寇去太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虛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錯實為太重得之則足令天下情服失之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顛

不納統等重請顗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顗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顗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顗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

孫惠為齊王冏賊曹屬齊王輔政驕恣日甚終無悛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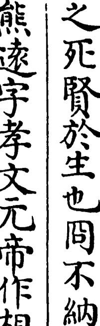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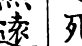
惠諫王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
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
也奮三百之卒决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
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
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强之敵任神武之
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撽六合之内著盟信之誓升
幽宫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
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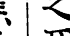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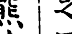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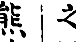
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絶之哀歴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結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兹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

長沙成都魯衛之家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令之宜倣桓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爗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賛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令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内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





逞重仞之墉反其危亡之憂過於顛覆之慮羣下諫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靡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斐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冐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冏不納

熊遠字孝文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

舉哀遂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雒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

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卯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速諫曰謹按尚書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宫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蟻衆奉

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詔皇綱於既往叛覇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宏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令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是時瑯琊國侍郎王鑒勸帝親

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州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覇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冦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

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

羊亮為太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盗竊駿欲更重其法盗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布以為盗縣令尹公若無欲盗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

羊琇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内侯

熊甫為大將軍王敦府叅軍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

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
業敦乃作色曰小人阿諛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
别因酒歌曰陰風飈起葢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
既去可長歎念别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
謝鯤為王敦長史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
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
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
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怗然矣

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叅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方之心於是乃服伏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

上如斯則勲侔九合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

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

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

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

王濛為司徒王導府掾導復引康衎弟孝濛致戕於導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彛

倫崇重名器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

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内導不答

王述爲庾冰征虜長史冰弟安西將軍翼鎮武昌以累有妖人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筭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蓄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

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馭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倚為內外形勢使𨷖闢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𡘋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

天下幸甚今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

郭瑀符氏之末為雒陽王穆左長史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

劉牢之為王恭司馬恭起兵將以誅王愉為名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

尊時望所係昔年巳戮寶緒送王歇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

前燕封裕為記室將軍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収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

官務盡勸課人給周田百畞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鋭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稱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

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逺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入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户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髙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産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

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而官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户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

宗屬從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簡之以法使不得散在
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
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
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
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
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
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寛明思
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

明竝竭忠獻欵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
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宏包納恕其大辟猶
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
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
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己無骨鯁嫉
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
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
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

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宋孔甯子為高祖太尉主簿上書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於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異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賛之爻晉師有成爪衍作

賞楚乘無入為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善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之用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巳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其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宜申求賢權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

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從之守豈
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
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
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
粃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仕無心
競人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士子藏交馳之情寧子
庸微不識治體冐昧陳愚退懼違謬
何尚之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

聿之尚書令傅亮等不恊每有不平之言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

南齊周顒為蕭恵開府主簿嘗諫恵開性太險峻恵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後魏韓麒麟叅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趣宜寛威厚恵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

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

辛琛為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每諫之麗後醉輙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

張普惠為任城王澄所知澄為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録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

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敎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若小功以上非虞附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覩射乎雜記云大功以

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猶

擇人於射為慼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

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

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感之至情

恐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孫者也按射義射者以禮樂為

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

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

庫府之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
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
神民訢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逺被萬民是望舉動以
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
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
托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
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
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篡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

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内除明哀巳殺小功客至主不絶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北齊陳元康為高祖相府功曹叅軍高祖嘗怒世宗於内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形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於流涕高祖從此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

其敬憚如此

杜弼為高祖大行臺郎中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

隋王韶為晉王廣行臺右僕射韶嘗奉使簡行長城其

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
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幷後宮四人
源師為蜀王秀益州總管司馬秀被徵恐京師有變將
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
何預卿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忝府幕僚吏之節
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致薨
殂二十年庶人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
有勑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

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
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
坐師以此獲免
皇甫誕為漢王諒并州總管司馬煬帝即位徵諒入朝
諒用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
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
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
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

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
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
陶模為嵐州司馬漢王諒據并州作亂刺史喬鍾葵發
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
方伯謂宜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
掩翻為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
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
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

拜開府授大興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三

册府元龜卷七百二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武功

士之結髮筮仕委質從政參預幕畫列於丞佐又豈只樽俎刀筆之用而已哉乃有内懷義勇兼資英槩因寇鈔之竊發或夷蠻之内侮而能率勵驍果挺身進擊冒刃轉鬭刼質靡顧臨機制變殲厥醜類以至追討亡叛

乘危轉禍条從征伐分部四方或逆黨侵逼奸謀中遘驅攘摧敗先期翦滅堅壁固守保完城堞集兹茂伐載之策府縣東漢而下咸可述焉

後漢孔奮為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郡氐所信向奮乃率勵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

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與當退卻而擊之愈

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光武下詔襃美拜爲

武都太守

楊竦為益州刺史張喬從事元初五年越巂夷叛詔喬

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竦將兵至楪榆擊之賊盛未

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二郡密徵求武事重其購賞乃進

軍與封離級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獲生口千五百

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級等惶怖斬其同

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等因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董卓為凉州從事胡嘗出鈔多虜民人刺史成就使卓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

魏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漢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

呂虔為太祖兖州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

田豫為鄢陵侯彰相彰征代郡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

蜀張嶷巴西郡人州召為從事會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盗軍資刼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擒乃詐與和親尅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

呉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為孫堅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

晉羊琇少舉郡計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還賜爵關內侯

劉喬為王戎建威將軍叅軍事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叅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

紀瞻為元帝鎮東長史以討周馥功封都鄉侯遷丞相軍諮祭酒以討陳敏功封臨湘侯

陶侃為劉宏寧朔將軍司馬會張昌妖亂破武昌攻宛及襄陽江楊跨帶五州詔宏鎮宛宏遣侃與叅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陽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

昌乃流竄於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

褚裒為吳王功文學蘇峻之逆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為叅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

毛穆之為安西將軍庾翼司馬翼薨大將于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虨司馬朱濤等共平之桓温伐蜀僾取為叅軍從温平蜀

孫盛為桓温叅軍與温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

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
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雒以功封吳昌縣侯
劉牢之為謝玄叅軍會苻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
拒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
毛璩為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
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
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户窘廹悉出詣璩自首近
有萬户皆以補兵朝廷嘉之

宋劉敬宣初仕晉為後將軍元顯諮議參軍孫恩為亂東土騷擾敬宣父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將軍從事中郎後為高祖中軍諮議參軍高祖伐鮮卑敬宣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拒戰敬宣與兖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没敬宣并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

朱齡石為高祖叅軍盧循之逼京師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群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力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暮衆亦歸

朱超石為高祖太尉中兵叅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超石前鋒入河魏主姚興之壻也遣弟黄門郎鵝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拓拔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

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遣軍纔過岸魏軍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長白旄魏軍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幷齊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鼓排於輈上魏軍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

衆少兵弱四面俱至魏主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至遂内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豩箭射之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藩斬劉榮祖等追之復為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

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戍之

蒯恩為高祖太尉長史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

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旰勇氣益奮

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為行參軍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

輒率先諸將甞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

瘡

劉懷慎為高祖鎮軍參軍從征鮮甲每戰必身先士卒

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

戰克捷

向彌為高祖鎮軍參軍從征鮮卑大敗於臨朐累日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抜廣固彌又先登

孟龍符為高祖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竝有功參鎮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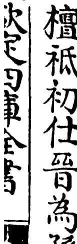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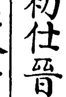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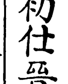
劉穆之為高祖主簿以平桓元功封西華縣五等子

王鎮惡為高祖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高

祖討劉毅鎮惡參軍事襲毅於江陵未至五六里毅將朱顯之覺之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殺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畧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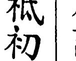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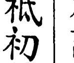
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全城内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為高祖所賞拔嘗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令且鬬且共語衆并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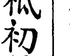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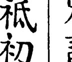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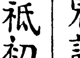
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嘗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正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廻衝蒯恩軍軍人鬬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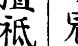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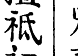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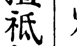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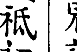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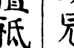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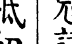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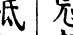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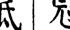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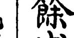





後二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户

王仲德為高祖中兵条軍高祖伐廣固仲德為前鋒大小二十餘戰輒尅及盧循逼京師以仲德屯越城賊自蔡州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

檀祗初仕晋為孫無終輔國条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

有戰功

劉懷肅晉末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振武將軍長沙王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為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州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偽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冑陷二城馮

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
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
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兼行七
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横矛躬自突陣流
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戈膽氣益壯於是
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
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偽輔國將軍符司馬孫偽龍
驤將軍金符靚樂志等屯結中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

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

沈叔任晉末為朱齡石伐蜀司馬齡石遣叔任戍涪蜀人侯産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産德

胡藩為高祖太尉參軍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魏軍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與朱超石等擊姚棠於蒲坂超石失利

退還潘牧超石所括資實徐行而反叢不敢追

陸仲元為長沙王道璘司馬道璘自京口入朝仲元居守時刁達子彌為亡命刁姓彌名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

裴方明為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

栁元景為南雍州刺史竟陵王誕中兵參軍元嘉末文帝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

及大舉北伐命諸蕃竝出師莫不奔敗唯元景先克宏
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
劉亮為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叅軍北伐南討功冠諸
將封順陽侯食邑六百户
張興世竟陵人白衣隨王元謨伐蠻每戰輒有擒獲元
謨舊部曲諸將不及甚奇之還都白文帝稱其膽力後
隨孝武鎮尋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入討元凶劭
柳元景為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

反又隨元謨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叅軍
領長刀
劉康祖為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末後魏太武親
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為前驅
軍次新蔡與魏軍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魏衆大至奮
擊破之斬其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懸瓠四十里
太武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
焦度為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叅軍魏遣清水公拾賁

勑文寇清口度領軍救援刺䰠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
具裝鎧矟手殺數十人
劉悛為劉延孫南徐州從事隨父司空劻征竟陵王誕
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慤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
兵叅軍復隨父劻征殷琰於壽春累戰皆勝
沈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叅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
真
沈攸之元嘉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

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大尉行參軍封平雒縣五等侯又隨沈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

南齊劉懐珍平原人宋文帝時本州辟主簿時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懐珍數千人掩討平之

梁李旻為交州長史天興四年刺史李凱據州反旻討平之

蕭昂為廣州長史時司空王茂子貞秀有罪留廣州乃

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昂討之景與貞秀同戮

荀朗為廬陵王府參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間無所屬臺城陷後簡文帝密詔授朗雲麾將軍豫州剌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往征之朗據山立寨自守子仙不能尅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贍衆至數萬人侯景敗於巴陵朗出自濡須截景破其後軍

後梁尹正為宣帝雍州中兵叅軍擒張纉獲杜岸皆正之力

陳侯安都初為梁始興內史蕭子範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援京邑安都引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尅平侯景竝力戰有功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户

侯瑱巴西人事益州刺史蕭子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賓附者竝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叅軍

後魏崔敬邕為中山王英南討都督府長史以功賜爵臨淄男

楊侃為叔椿雍州録事參軍帶長安令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啓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啣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効於是擒送

鹿悆為彭城王劭司馬先是梁武遣將彭城郡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瑯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

可萬餘師次郥城久而未進邵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幷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首俘馘二千餘級孝明嘉之璽書勞問

王嘗伽為行豫州事堯雄外兵叅軍雄隨行臺任延敬討賀若徽於潁州延敬等失利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執刺史馮邕幷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嘗伽與都督赫

連儁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

北齊尉興敬為常山公府祭軍晉州民李小興羣聚為賊興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

封隆之為汝南王悅中兵祭軍後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

張晏之字熙德高岳征潁川以晏之為都督中兵祭軍

參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

後周呂思禮初仕魏為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欒城令

王子直初仕後魏為太尉參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起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為盜彧令子直招撫之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

舊

于謹初仕後魏為行臺僕射元纂鎧曹從事纂令謹率

二千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

令狐整初仕魏為東陽王元榮主簿及鄧彦竊據瓜州

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彦送京

師太祖嘉其忠節表為都督

王悦為太祖相府刑獄參軍東魏將侯景攻圍雒陽太

祖赴援悦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雒陽將戰夕悦盡

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

伊婁穆為衛公直襄州長史郢州城民王道胥反襲陷州城直遣穆率百餘騎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道胥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道胥等乃降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幷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

隋趙賢通初為周太祖相府祭軍從事破雒陽及太祖

班師賢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户

柳旦初仕後周為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

令狐熙為司徒左長史時吐谷渾冦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

盧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

兄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
劉宏開皇初為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
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
上儀同封獲澤縣公
段文振開皇初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蠻平之加上
開府
王仁恭為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
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

張須陁大業中為齊郡丞賊帥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

唐高士廉隋末為交趾太守卯和司法書佐欽州俚帥寗長真衆率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離外虛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為軍司馬

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

竇軌字士則扶風人隋末為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于家高祖義兵起以為大丞相諮議叅軍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君命軌討之行次黄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矢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皷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皷士卒爭死皆登山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

唐休璟為營府户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縣其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于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

伊慎大歷中為江州别駕以西江牙軍從李希烈討梁崇義慎摧鋒陷敵功居多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曹王皐希烈憚慎為曹王所任遣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抗疏論雪

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曹王乃召愼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拔蔡山栅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黄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异授試太子詹事

韋萬為福建從事貞元四年福建叛卒逐其觀察使吳詵詵奔建州而叛兵四百餘人潰亡入海延至温台明州寇掠鄉閭頗為人患德宗憂其滋長令中使皇甫政設策備之政乃令萬廵撫二州擇海浦形便起城栅修

艦教弩選豪士者為統將以招討之萬有方略數月之間殺獲頗衆餘悉降之自是瀕海皆寧萬及將吏各加官賜帛有差

劉昌裔為許州節度留後上官涚判官貞元十五年吳少誠攻許州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斫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固立戰棚木柵於城上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泄昌裔密討斬之即召其麾下千

餘人就食之人賞縑兩疋伏兵於委巷令見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以沇為節度使昌裔為陳州刺史

任廸簡為左庶子及張茂昭去易定以廸簡為行軍司馬既至屬虞侯楊伯玉以府城叛俄而衆殺之將納廸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廸簡攻殺之乃得入加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觀察使

鄭權為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

必有變以權寬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既而兵累為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士卒皆戢伏時德宗厭言兵藩鎮將吏得人心者多超授官爵於是自試衛佐擢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

王棲曜為常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刼其衆時棲曜遊奕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棲曜因其怠懈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衙方厚為邕管館驛廵官前試左衛兵曹參軍太和五年五月方厚狀奏去年冬本使差入谿洞招諭賊帥黄承祖部領至府本使已薦諭伏乞准容管告捷官例處分授邕州録事參軍

後唐任圜為潞州觀察判官莊宗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王師圜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人乞降

淳于晏為霍彥威徐州從事同光末彥威從明宗入魏州監軍使謀害彥威家屬及所留部曲欲據城拒命晏率部將先殺之天成初彥威授平盧軍節度使以晏為副使

晉吳巒為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為所虜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於夷狄乎即與雲中將吏闔門拒守

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解圍

而去呂繼歸闕授徐州節度副使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四